

我們怎樣演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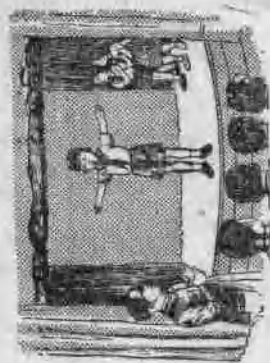
陳文輝 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我們怎樣演戲

陳文輝 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書號：活 0002

我們怎樣演戲（中·高）

定價 2,100 元

著	者	陳	文	輝
繪	者	斯		明
裝	者	馬	如	瑾
出	者	少年兒童	出	社
印	者	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	版	
		新華書店	刷	廠
		上海大漢路一三〇號		
總	售	新華書店	東	
		上海南京路一號	總	
			分	
			店	

字數 27454 1953年9月初版 印數1—10070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 出零壹肆號

目 錄

一	我們的戲劇小組成立了.....	1
	(一) 建議隊部組織戲劇組吧.....	1
	(二) 籌備小組第一次會議.....	7
	(三) 請大朋友談演戲.....	15
二	排戲的過程原來是這樣的.....	20
	(一) 選擇劇本.....	20
	(二) 瞭解劇本內容.....	22
	(三) 公佈演員表.....	26
	(四) 對詞.....	28
	(五) 走“步位”.....	31
	(六) 動作和表情.....	33

(七) 彩排.....	35
三 我們的戲正式演出了.....	37
(一) 有趣的後台工作實習.....	37
(二) 演出前後.....	47

一 我們的戲劇小組成立了

(一) 建議隊部組織戲劇組吧

我們六個人：施樂健、龐宛中、陳錦德、郎紫年、李金生和我，跟着一大羣的觀衆——大都是跟我們一樣的少年先鋒隊員，從劇院裏走了出來。每個人的臉上全顯得那麼高興，大家都在談論着剛才看過的那兩個戲：“蓉生在家裏”和“小白兔”。我們六個人自然也不會例外，一路走着，一路就起勁地在談着。

“你們知道誰表演得最好？”我們一向喊他“滑稽大王”的郎紫年忽然沒頭沒腦地問我們。

“你指的是哪一齣戲的演員？”蓉生在家裏，還是“小白兔？”龐宛中一本正經地問他。

“都不是，是指我們六個人。”郎紫年笑嘻嘻地說。

“那自然是龐宛中演得最好了，她是我們的文娛大隊長啊！”我馬上就回答。

“不是龐宛中，是李金生和陳錦德。”郎紫年說。

“什麼，是我們倆？”李金生和陳錦德帶着懷疑的口氣問。

郎紫年看見大家不懂他的意思，就說了：

“在戲裏演到小白兔上了狐狸的當，給關在屋子裏大叫救命的時候，我心裏真急，我想閉一會兒眼睛再看吧！閉着眼睛挺不舒服，我就扭過頭去，看見坐在我右邊的李金生，眼睛睜得大大的，嘴巴也張着，呼吸也像是很急促的樣子，比台上還要緊張，我再往左邊一看，陳錦德也是這樣。你們說，他倆的表演不是挺好嗎？”

“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兒。”聽郎紫年這麼一說，我們才算弄明白。

“你說，哪一個看戲的人不是這麼緊張呢？”龐宛中反駁他。“那個時候，狼和狐狸全要衝進屋子去吃小白兔，我真恨不得跑上台去，打死那個紅毛狐狸和那個灰毛狼。”

我們的隊部長施樂健說話了，她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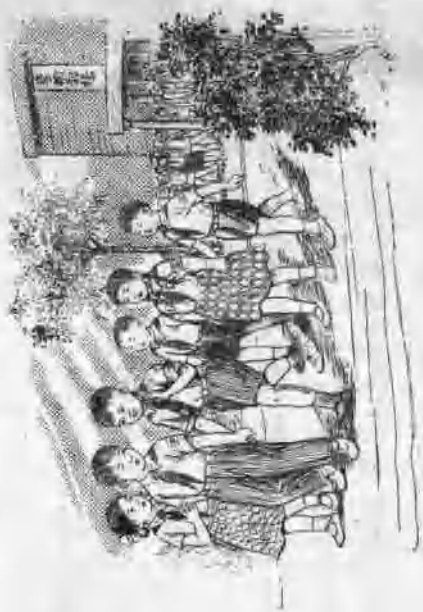
“這個戲真有意思，它告訴了我們什麼是對的，什麼是不對的。當我看到小白兔拿了槍，趕跑了一直欺侮牠們的狐狸和狼，神氣地不願意幫助別的兔子的時候，我就很不滿意，很討厭這個小白兔，牠太驕傲自滿了。我雖然不像小白兔似的驕傲自滿，可是我一定要對驕傲自滿特別留心防止。”

“我本來也很不喜歡這個小白兔，可是後來看到小白兔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行為，知道驕傲是不對的時候，我又喜歡牠了。我認為這齣戲不但告訴了我們什麼是對的，什麼是不對的，而且還告訴我們什麼是應該做的，什麼是不應該做的。過去，無論做什麼事，我總以為自己做得很好，就是做錯了，人家向我提意見，我也認為這個提意見的人跟我不要好，丟我的臉。明明知道自己是錯的也不肯承認。看了這齣戲以後，我一定要學習小

白兔這種勇敢承認錯誤的精神，改正自己的缺點。”陳錦德很坦白地把他看了戲以後，引起的感想都說了出來。

大家聽了覺得很對。

“噯，真有意思。你們想想看，那個老黃兔多聰明，牠開動腦筋，想出了好辦法，救出了小白兔，把狐狸和狼趕



出了森林，最後獵人又打死了狐狸和狼，當戲演到這個時候，我高興得跳了起來，我的心完全走到戲裏面去了。”小胖子李金生嚷着，

“除了剛才施樂捷和陳錦德說的以外，我還有這麼一個看法，就是‘小白兔’這齣戲，它批評了神氣活現，驕傲自滿的小白兔，也說明了只有大家團結起來，才能戰勝敵人。那些只有個人，不知道愛護團體的人，應該從這齣戲裏得到很好的教育。”龐宛中像在開會時發表意見似地說着。

一面聽大家談“小白兔”，一面我又想到“蓉生在家裏”這齣戲，我也開口了：

“我不能忘記蓉生的姐姐所說的話：‘有一個人，光只在學校裏表現得好，光只在學校裏夠隊員品質，一出學校，可就簡直不像個隊員。那麼，他頂多只能算是半個隊員，不能算是一個隊員。’

“這些話都好像對我說的一樣。我自己檢查一下，也簡直和蓉生一樣。在學校裏，我是事事都搶在頭裏，功課和活動我也都很重視。可是一回到家裏，我就好像‘放假’了，好像在家裏就不是隊員。我媽是個知識份子，她雖然不像蓉生的媽媽那樣要去學文化，可是她總是因為家裏的零碎事情太多，同時又要帶小弟弟，所以抽不出時間去搞工作。反

問我自己，我是連蓉生也不如，蓉生爲了爭取模範，在家裏還掃過兩次地，我是只要在學校裏搞得好，家裏的事和我沒關係。我家裏一切雜務都得靠媽媽一個人做。有時，媽媽在忙不過來，要我去打點什麼醬油、麻油，我就會覺得這樣拿隻碗、拿個瓶多麼難看，認爲這些事情根本是媽媽的事，有時我索性不做；就是逼得沒法答應去做，也還表示着滿不樂意的樣子。

“蓉生的姐姐說得對：‘不與只做百分之五十的隊員。不與在學校裏是一套，在家裏又是一套。要是在家裏的那一半也表現得夠隊員，那才真是一個隊員呢！’看了‘蓉生在家裏’這個戲以後，我決心要像蓉生那樣地改正自己的錯誤：‘隊員——在學校裏是隊員，在家裏也是隊員，在哪兒也都是隊員：在別人面前是隊員，在自己面前也是隊員。’”

我一口氣把話說完了，心裏覺得痛快了不少。

“你們瞧，丘石木把‘蓉生在家裏’的台詞全背熟了。”郎紫年笑着說。

施樂健說：

“丘石木說得挺對，我們每一個人都得好好地想一想，我們是不是跟蓉生一樣。我每天放學回家，做完了功課，就領小弟弟或是幫助媽媽拾掇拾掇東西，洗洗手絹、襪子，爸

爸媽媽瞧着很高興，我自己也做得挺上勁。”

這倒是真的，施樂健的媽媽常在背後跟我媽說，施樂健肯幫助做事，老師也誇獎過她，施樂健真是一個少年先鋒隊員，而不是像我這樣的百分之五十的隊員，我一定要跟她學。

走着談着，我又想起一件事來了，我問施樂健：

“我們隊部計劃上，不是預備和海軍大哥哥舉行一次聯歡會嗎？”

施樂健點了點頭。

我又接着說了下去：

“上次和新安小學舉行聯歡會的時候，我們表演的‘紅領巾小組’那個戲，就演得很不好，大家看了都不大滿意，這次聯歡會換個新劇本，要再是演不好，可就糟了。”

“演員全是各中隊臨時湊來的，又怎麼會演得好呢？”鄭紫年帶着抱怨的口氣說。

“噯，我想起來了，我們爲什麼不組織一個戲劇組來好好地搞呢？”陳錦德很高興地問我們。

大家給他這句話提醒了，異口同聲地喊出了：“對啊！”

“的確，有了戲劇組，把喜歡演戲的同學集合在一塊兒，經常的排練，有機會就演給大家看，倒是很好的。”施樂健表示同意地說。

龐宛中點了點頭，說：

“過去大家沒有這個要求，現在大家既然認為組織個戲劇組比較好，那麼我就把這個意見帶到隊部委員會上跟隊部委員們商量一下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贊成！贊成！”大家高興地答應着。

已經走到十字路口，大家要分手了，陳錦德還特別地關照龐宛中，別忘記把組織戲劇組的意見帶到隊部委員會上去討論。

龐宛中很愉快地答應了，她保證不會忘記。

(二) 儲備小組第一次會議

我們真高興啊！因為我們要求組織戲劇組的意見，已經由隊部委員會通過了。並且指定隊部文娛大隊長龐宛中和八個負責文娛的中隊長，先組織一個籌備小組，討論關於戲劇組的一切進行的事情，還特地請了李老師擔任戲劇組的指導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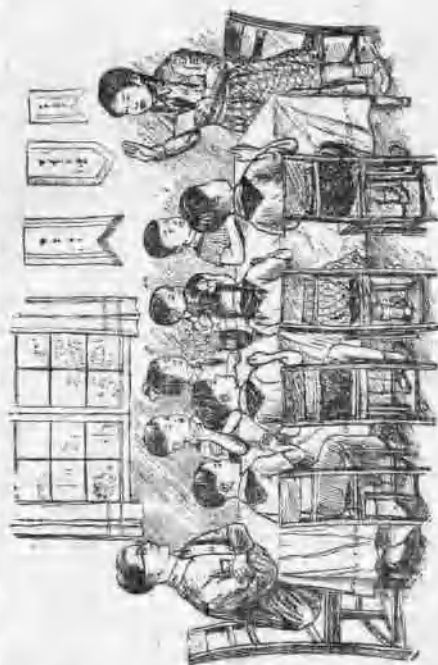
下午課後，龐宛中召集八個負責文娛的中隊長開了一次會，我代表第二中隊參加。
李老師也列席指導。

龐宛中說：

“隊部委員會接受了同志們組織戲劇組的要求，指定我們負責文娛活動的隊長同志組織一個籌備小組，討論具體進行的方法，現在我們就開始討論吧！”停了一會兒，她又接着說：“我們好不好先訂定一個簡單的組織草案，訂好了組織草案以後，再排一排工作進行的日期，這樣就不會把工作搞亂了。”

對於龐宛中這個建議，大家表示同意。

接着，龐宛中打開了她的日記本，說：





有好處的一種文娛活動，因為我們放了學，參加戲劇活動，就可以使我們的精神愉快，並且演戲還能使我們得到進步。”

“我認為演戲有着這樣一個重要意義，”低着頭思索了好半晌的吳雪琪這時開口了。“我們能夠在演戲當中學習，得到進步。譬如說，我演一個角色，一定要明白這個角色的性格，有什麼優點，又有什麼缺點，那時我就要用腦筋去想，去研究，怎麼樣才能把這個角色演得好。這樣不斷地用腦筋，就養成了對問題的思考能力，以後在工作當中不但會少犯錯誤，而且能創造出更好的成績來。……”

我想，到底吳雪琪常常演戲，所以她會說出道理來。

“另一方面，”吳雪琪又接着說，“劇本中的對話，對我們的語文學習是有很大幫助的。多演戲，多練習對話，就會使我們的話說得更有序，更加動聽，同時我們的寫話，也會跟着進步的。”

我覺得吳雪琪說得挺對，她舉的例子也是正確的。

“吳雪琪說得很對，不過我有一點意見，需要給她補充一下。”龐宛中說。“戲劇也是一種具體的形象化的教育，是容易感動人的。拿我們看過的‘小白兔’來說，它就使得我

們非常感動。當這齣戲演出的時候，我們一會兒急得不得了，一會兒又非常高興，好像我們不是在看戲，而是自己在碰到這樣的事情一樣。所以根據我自己演戲和看戲的經驗，我認為通過戲劇的演出，不只是教育了觀眾，同時也教育了我們自己：我們在品德方面、學習方面，會得到更大的進步。”

李老師滿意地點了點頭。

“我認為還有這樣一個重要的意義，”小胖子李金生用手帕擦了擦汗，一面說：“演戲能夠使我們同學之間，更加友愛，更加團結。我們知道，一個戲的演出，不單單是幾個演員就能辦得了的，還需要很多的後台工作人員來幫忙。譬如說，演到一個孩子在樹下聽鳥叫，在台上的演員做得很像，可是後台負責‘鳥叫’的人不配出鳥叫的聲音來，那不就糟了嗎？……”

李金生這幾句話引得大家笑了起來。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，有一次，我們演出一個戲，正演到一個小孩聽鳥叫的時候，可是負責吹“鳥叫”的同學却找不到哨子了，李金生就臨時用嘴叫了出來，叫得真像，所以今天談到這件事，大家都覺得李金生說得很對。

大家笑了一陣，李金生又接着說，“要是台上的演員說：‘是誰在敲門啊？’觀使在他說

這句話以前，後台的同志不做出敲門的聲音，台下的觀眾不要笑他有神經病嗎？這樣戲怎麼會演得好呢？所以我認為，一個戲演得好或壞，是跟大家合作得好不好分不開的。要想把戲演得好，要想使一部戲能起教育作用，我們必須很好地團結友愛，互助合作！”

李金生談到團結合作，倒使我想起一件事來了，我說：

“我認為通過演戲能夠使我們男女同學更親密起來，更團結起來。過去我們有很多同學受了舊家庭和舊社會的壞影響，總認為男女同學，尤其是年紀大一點的，在一塊兒跳舞、唱歌、遊戲，沒有男孩子和男孩子，女孩子和女孩子在一塊兒玩的好。這多麼影響我們的團結啊！自然囉，現在這種情形是比較少了，但不能說沒有。通過演戲，使我們知道女同學有很多優點，男同學也有很多優點，大家一定要互相學習、互相幫助，才有進步。”

這時，李老師說了：

“剛才聽到大家的談話，除了陳丙良的說法不夠正確以外，大家對演戲的意義，基本上已經說到了。這個問題就這樣結束吧！大家可以繼續把組織草案討論下去。”

經過大家熱烈地討論，最後，擬定了這麼一個組織草案：